

兄弟记

◎王小忠

三弟来电话的时候,我还在睡觉。我知道三弟不是个清闲人,没有事情一般不给我来电话。电话里三弟嗔嗔着,不肯说出原因。挂了电话,我直接给父亲打了过去。父亲倒很利索,说三弟要借钱。

听父亲这么一说,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那沉默寡言,刚强了几十年,而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的三弟,竟然开口向我借钱,一时间,我陷入了惶恐与沉思之中。之后,涌上心头的便是一种莫名的疼痛和巨大的悲凉——不是因为钱。与钱无关,而是为我那三个在这个狂躁的时代里各奔东西、几乎形同陌路的骨肉兄弟,还因为我那日渐变得丑陋、陌生的乡下老家,以及面目日渐模糊、遥远的村庄。

三弟成家比我早,他成家那年,我刚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。当时手头十分拮据,帮不上忙不说,就连那份人情都无法实现。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一面拉扯家庭,一面侍候老人,不容易。尽管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,但比起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足为道了。

三弟的心很“野”,巴不得一夜变成“地主”。

我们的出生恰好赶上土地下放,或多或少都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不多的牛羊。土地对农区而言,自然是存活的根本,因而地少地多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准。正因如此,那些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的人。等三弟有力量开荒的时候,河道附近的荒滩早已变成了农田,就连山梁上也所剩无几。

我们兄妹好几个,父亲和母亲还似乎嫌不够。尽管如此,家里依然没有再添人口。而三弟并没有消停下来,初春时分,他总是扛着农具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。荒滩开垦出来的田地当年是不能下种的,因墒情不足,且杂草众多,隔年才可以勉强种些燕麦之类的饲料。那时候父亲基本赋闲在家,但他对家里的一切仍旧不放心。吃罢晚饭,父亲总要盘问三弟许多关于田地的事儿,我们几个算是成了闲汉。大哥和二弟从小就看不起种田,当然,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。关于田地的事,父亲从来不问我,奇怪的是他对大哥和二弟也不闻不问。大哥和二弟常年在外,我想他们对家里田地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吧。他俩的责任就是清明过后动身,冬至前后回来,然后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父亲。

一个家毕竟容不下不同的几个外姓人。这话是父亲说的。他说这话给我们听,目的再清楚不过——那就是兄弟们必须分家。就在我等待分配那年,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家长会,结果是大哥和二弟必须出去,三弟留在家中。至于我,父亲始终没有考虑,分田地和牛羊也没有我。我当时笑着问父亲,父亲想了一下,说你是公家的人,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。

看起来父亲在分家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人,就连三弟开垦出来的荒地都做到了平均分配。实际上父亲还是怀有私心的,或许父亲早就看出大哥在田地上不抱前途,所以分给大哥的田地多半在偏远的山洼处。相对大哥和二弟来说,三弟的田地不但在附近,而且平整得多。然而谁也不会想到,正是那几亩山洼处的田地,后来给大哥带来了无限的惊喜。

三弟的婚姻父亲没有过多操心,毕竟老了,当然也是大哥能耐了许多。一年之后,大哥和二弟将部分田地归还给三弟。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好像真的吃不了苦,实际上是不愿意种,与其荒废,还不如让三弟去劳作。三弟是能吃苦,可一年下来,所有的收成根本抵不上大哥和二弟的一小半。三弟曾经动过不种田的念头,无奈拗不过父亲的固执。话说回来,一个庄稼人不种庄稼难免心里会发慌,何况父亲经常唠叨满山挖野菜的那段岁月。三弟和父亲最亲,也住得最久,大概是在行为和思想上早被父亲挂在嘴边的苦难日子浸透了,只有每个柜子满满的,他的心里才会踏实。也正是这个原因,大哥和二弟出门的时候从不考虑三弟。

大哥和二弟相对村里其他人而言,是跑得最远、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了。也好,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,他们确实比其他入提前迈出了一步。三弟结婚那年,大哥已经开始自己包工了。二弟跟着大哥,村里人也给他安上了小工头的名号。结婚之后的三弟依旧放不下那些田地,过着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满意得”的日子。我不富有,也不贫困,就那样安于喜好,平平淡淡。遗憾的是三弟的婚事我始终没有帮上忙,如今还是一块心病。

我什么都没有了,我带着我的影子,回到了龙扎谿卡。我要在这里看龙扎谿卡是怎样破败下去的。

岑啦头发花白,背也弯了,她时常拄一根木棍绕白塔。孤零零的,她也只有影子陪伴。我想:她经过这么多的挫折,心会变得善良一些。

有一次,我看到岑啦独自一人转白塔,急忙跑去跪在她的脚旁,磕头求情,太太,让我的儿子还俗吧,我们会给你做马做牛。

岑啦转着念珠,一脸的惊讶。她说,世间有什么好,拥有的总有一天会失去,人生就像一场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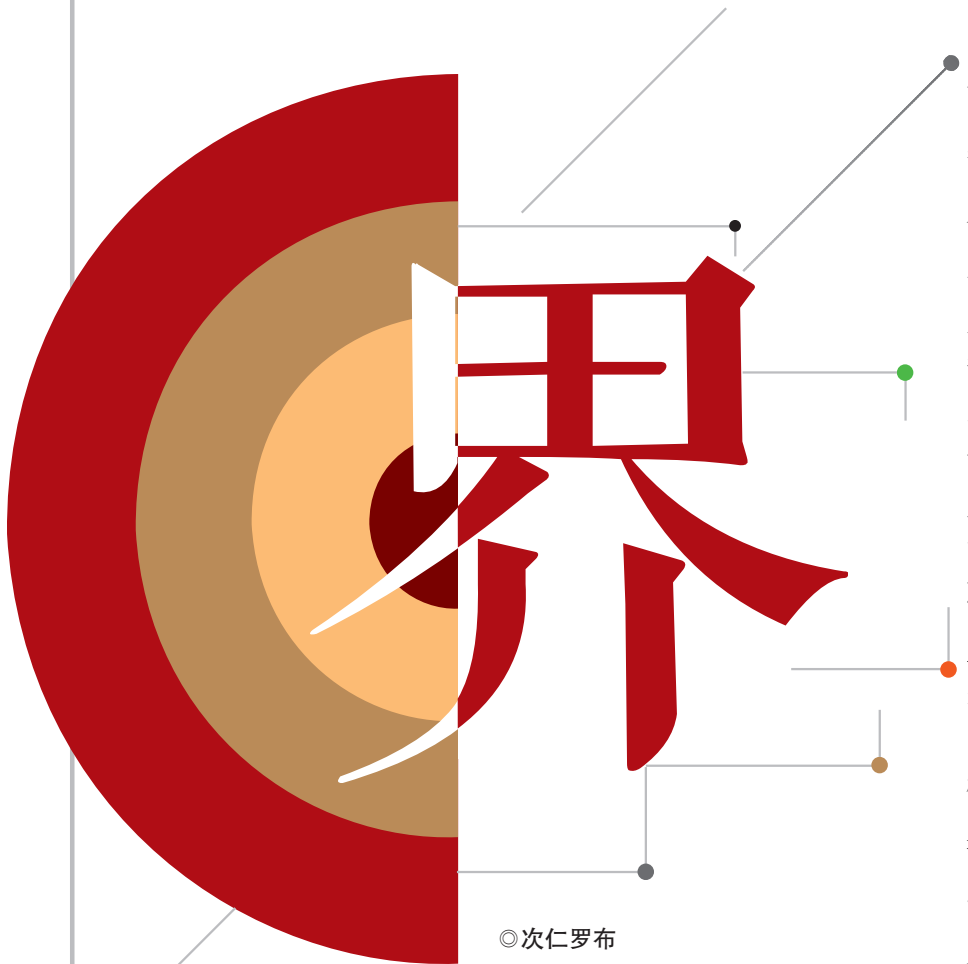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界》



牧场。泽巴邓珠 摄

雪花

【第2388期】



◎次仁罗布

他说,查斯,我想你。

我呜呜地哭了,少爷站起来攥着我的手,把我拉到床沿。他亲了我的脖子。我说,我生下的是你的小孩。

我知道。

你不想见见他?我问。

我都见过了。你不是用鞋带把他拴在屋门口吗?

我想你。

我也下过决心,不再见少爷。但每次又情不自禁地盼望桑杰管家来喊我。这期间,桑杰管家不停地让驼背罗丹出远门。驼背罗丹时常抱怨,在这样下去他的鞋子会烂掉的。

有次晚上,岑啦让侍候她的丫头来喊我。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。她说,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,我不想再有什么事情发生,到时整个谿卡会闹得鸡犬不宁。你希望这样吗?

不希望这样,但……

我想让你和驼背到娘村去。

是。

我们到了娘村,我与少爷已经隔的很远了,好像天与地一般遥远。驼背罗丹要我跟他睡,我就跟他睡,我除了干活,就想着把你抚养成人。

每年秋收后,驼背罗丹问我我不跟他一同去。我说哪儿都不去,我要老死在这里。驼背罗丹把粮食驮到马上送到龙扎谿卡。我再不想踏一步到那里。多佩啦,那时候你渐渐长大了,你的轮廓越来越像格日旺久少爷,这多少对我是个安慰。

你七岁时,格日旺久少爷死了。那狠心的岑啦要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,我无力保护你,只能按照她的意愿把你送到了吃日寺。回来,我哭了十几天,落下了眼疾。我的心里不断诅咒岑啦不得好死。结果应验了,龙扎谿卡经营的越来越糟,儿媳妇又重新入赘了男人,谿卡落入到别人的手里了。我真

多佩啦,你为什么不愿意呆在谿卡里呢?

我是个出家人,对尘世的生活不留恋,因为那里充满了苦难和争斗。

但,我到了寺庙里也会不习惯的呀。这是暂时的。

你是铁了心,要把我带到寺里?

我们的烦恼源于我们的愚昧,愚昧滋生了贪婪、憎恨和无知。呆在远离人群的山岗里,心才能静下来,再潜心

高兴。

驼背罗丹临死前攥着我的手说,我想见年扎一面。话刚一出口,气就断了,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,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

那时候岑啦说,一个衰朽的女人干不动农活,不如招她回来在谿卡里干。

我什么都没有了,我带着我的影子,回到了龙扎谿卡。我要在这里看龙扎谿卡是怎样破败下去的。

岑啦头发花白,背也弯了,她时常拄一根木棍绕白塔。孤零零的,她也只有影子陪伴。我想:她经过这么多的挫折,心会变得善良一些。有一次,我看到岑啦独自一人转白塔,急忙跑去跪在她的脚旁,磕头求情,太太,让我的儿子还俗吧,我们会给你做马做牛。

岑啦转着念珠,一脸的惊讶。她说,世间有什么好,拥有的总有一天会失去,人生就像一场戏。

我说,我只想要我的儿子。

岑啦不屑地对我说,你活的越来越糊涂了。

我回答,只要他能还俗,跟我一起过就行!

岑啦很生气,拐杖戳着地说,多佩快要考多仁巴了,你想毁了他的前程?

我说,我不要他成为让人艳羡的孔雀,我要他是我身边的一头驴。

岑啦跺跺脚,愤愤地说,你连牲畜都不如,休要有这种念头。

她拔腿继续去转圈,我一直跑到岑啦转完圈,可是她一点惻隐之心都没有。我那时真想一头撞在白塔上,结束苦难的日子。可是,恨,让我活了下来。我发誓,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来。现在,多佩啦就在我的身边了,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

再后来,岑啦的日子越发艰辛,堪卓益西对岑啦冷言冷语,有时候甚至骂她多事。岑啦不敢顶撞她,只有灰溜溜地走开。

谿卡里的人都在背地里说,岑啦命运多舛,真是可怜。惟独我觉得这是报应。

在一个绵绵细雨天,人们发现了岑啦的尸体。她在谿卡的树林外蜷缩着,手上的念珠掉落在前方。桑杰管家背着岑啦的尸体,后面一大帮人呜呜地哭。堪卓益西怕临近谿卡的人说闲话,后事倒办得很体面。

修炼的话,我们就会摆脱愚昧,会看清这世上的一切是无常的。妈妈,你为什么对虚幻的景象如此执迷呢。

查斯没有言语,她把碗递过来,让多佩喝酸奶。洁白的 酸奶掩藏着查斯的希望,她要儿子永远和她不分离。多佩呼噜噜地把酸奶喝进肚里。查斯望着,心里没有恐惧,没有悔恨。

多佩啦,我们去不成吃日寺啦。你刚才喝的酸奶有毒,你会死掉的。查斯平静地说。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边强

晚饭

◎尹向东

宋瑜一共看管了八台纺织机。那是一间极大的厂房,排列着四五十台纺织机,机器齐响时,整个房顶像快被掀翻了,人在里边有啥要交谈,得贴着耳朵大声吼。宋瑜就是在这样的噪声中走来走去,挨着看有没有出问题的纺织机。线断了,她就停下来,拿着线,两根食指很灵巧地一送一递,那线就接好了,宋瑜说接线非常重要,纺织厂年年都要举办接线比赛,她还拿过二等奖得了一块香皂一张毛巾。

母亲带着我跨进那间厂房是上午快下班时,迎面的噪声像一大队骑兵横闯过来。母亲最初皱着眉头嫌恶地注视着整个车间,我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。在数十台纺织机中,我们看着一个个穿梭其间的年青姑娘,我们挨个找,在车间中部,终于看见宋瑜了。她戴着一顶白帽子围着白围腰。母亲站在那一排纺织机间,宋瑜没看见我们,母亲呆呆地看着她,许久才开口叫她,母亲的声音被巨大的噪声淹没了,我跑过去拍拍宋瑜,她才看见我们,她有些吃惊,又有些激动,她小跑过来,贴了母亲的耳朵问:“妈,有事啊?”

“没事,就来看看你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们这是三车间,厂里一共有五个车间。”宋瑜说。

母亲点着头,她环顾着整个车间说:“你们整天都在这里上班?”

“是啊,三车间的都在这里。”

母亲欲言又止,不再说话。

“妈,你是不是有啥事要给我说。”宋瑜看见母亲的犹豫,再次问。

正是短短的不过两三分钟的时间,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宋瑜的话,一个中年妇女跑来打断了这次简短的会面。

“喂!宋瑜,你咋搞的,不好好看机器,二十三号机断线了,老长一截,又是次品。”女人习惯了噪音里说话,声音特大,样子也极厉害。

宋瑜伸伸舌头说:“我们的主任,我先去了。”

母亲看着她跑去的背影,一颗眼泪掉下来,她摇摇头说:“中午早点回家。”但是宋瑜已没法听见。

母亲打算和宋瑜说说孙伟的事,一大段时间后,孙伟试图恢复两人的关系,他托母亲给宋瑜说说,两人见见面。母亲来到车间,看见宋瑜的工作环境后也没提这件事。中午,父亲回来时,母亲和他说起了宋瑜的工作。她说那不是人呆的环境,那里呆久了,人不疯都要变傻,她还指责父亲辛辛苦苦忙一阵结果就替宋瑜找了个这工作。父亲无奈地摇头,母亲说:“你得替她想办法,换单位。”

父亲说: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,有啥办法。”

“还是老办法,有当官的来,你好好给别人做手术。”

父亲嘿嘿地笑起来说:“你是个大人呢,还像孩子一样天真,遇上纺织厂厂长都难得,那些更大的领导,要动手术也轮不上我。”

听了这话母亲就叹气,正叹着,宋瑜回了家,母亲异常热情地拖她坐下,连声问:“瑜儿,累了吧。”

宋瑜摇摇头。

“车间里噪声那样大,人受得了?我呆一小会儿难受。”母亲说。

“没事,我习惯了,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。”宋瑜说。

“你们那个主任也厉害,有空你告诉她,你爸认识厂长。”

“她人挺好的,没啥呢。”宋瑜笑了笑说,奇怪母亲今天的态度为啥这样特别。

整个中午母亲和宋瑜都谈论着纺织厂的事,母亲问起有没有危险时,宋瑜谈起曾经发生过的两件事,一件是一个女工的长发被机子绞进去,头皮都掉了一块,另一件是织机的梭子飞出来,击穿了一个女工的额头,女工当场毙命。母亲瞪大了眼睛,连声说:“还有这样的事?上班你得打起精神,注意那梭子。”宋瑜又笑起来解释说:“那是以前老机器出的事故,现在的机器是新型的,梭子飞不出来。”母亲就扶着宋瑜的长发说:“你这头发多好,又黑又亮,但还是剪了安全,漂亮不重要,安全重要。”

宋瑜说:“我上班都戴着帽子呢。”

“万一不注意头发散开了呢,谁说得清,你得把头发剪了。”

“好吧好吧,哪天有时间我去剪了它。”

宋瑜不耐烦地说。